

邊商破產業以中正引。內商破產業以納餘銀。而固戶獨操奇贏之利。似應追引貯司序發內商減價掣鹽。姑念去本雖微。守支亦久。准賣價四錢。凡內商行舊鹽與淮揚二府行食鹽。俟年買則序買。固戶不得攏其邊商新中額引。則令內商買行新鹽。固戶不得攏越阻壞鹽法。此在運司之官。分別嚴明。邊固無濫。庶免邊商陳怨。貽禍塞庾。此通固戶之情也。在于行法初心。可謂無遺憾矣。顧再有略須審訂者。其增減鹽斤之說乎。蓋諸法紛紛。所以未盡善者。惟舍祖制。

以就權宜。故久之無有不弊耳。臣今之法。正行見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此祖制也。附行積引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引。湊成九十萬爲十二單。此定例也。至如鹽斤之稍有增減。衆論不同。不妨畧爲推敲。務求平準。雖因時損益。而本法卒不可易。蓋歲行十二单。九十萬引。每引以五百七十斤爲率。今爲疏其積滯。而加鹽四萬八千五百三十四引。零六十斤。此不過如曩者標鹽數耳。倘司鹺者力搜夾帶。嚴禁私販。豈此四萬餘引。遂爲漲溢于地方乎。胡爲行鹽。

之商但利于減不利于增也。胡今之紛紛陳說者。但有減法無有增法也。則又反覆思之。其意主於鹽少。便于夾帶不必言矣。但減單者寧願九錢三分納餘銀。減斤者寧願視常價減賣九錢而仍願納餘銀七錢。其情亦微有可諒者。茲姑與之稍議減焉。每歲正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每引五百七十斤。賣價三兩二錢。此舊則也。今附采興議。姑減價二錢。止賣三兩。每包許減鹽三十六斤。止重五百三十四斤。共減鹽二千五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八斤。以每

引五百七十斤計之。共減引四萬四千五百五十引零三百八十斤。所行積引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引剖而二之。而每引加鹽一百四十二斤。以五百七十斤計之。該加引四萬八千五百三十四引零六十斤。今以所減銷其所加。則與每年單鹽斤數相符。差多引千計耳。雖謂之無加可也。如欲再減。則每引價銀再減二錢亦可。每包止賣二兩八錢。其鹽又減六斤。每包止重四百九十八斤。則視每年單鹽斤數。又減二千五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八斤。又減

引四萬四千五百五十引零三百八十斤。雖謂之大減可也。又據鹽法道臣疏引議中。謂九十萬引外。有江南上元江寧等六縣每歲額行食鹽四萬二千四百二十八引。每引納餘銀七錢。例不解京。則是兩淮九十萬額鹽外。每歲又多行此四萬餘引之鹽矣。臣查三十六年兩淮鹽法事宜中。刊定江南六縣食鹽引目。原在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額數之內。臣已于食鹽議中改正入于正額。餘鹽亦奏正數解京。則兩淮諸商。不獨歲增餘銀二萬九千六百九十兩有零。抑且每年單數又減鹽四萬二千四百二十八引矣。雖謂之減而又減可也。減至于此亦云極矣。雖餘鹽之銀淮南八錢淮北六錢。正引之價槩定五錢五分。如前所議。不因減鹽而少。但彼減單者欲減至十七萬引。減斤者欲減至十四萬三千一百五十餘引。然後滿其所願。恐江楚地方鹽少驟貴。而姦商坐邀月利。則于鹹政因而大損。未必不自此減鹽基之泥。彼期減十四萬有奇。而臣三減至十三萬有奇。倘就人情揆度事勢。蓋萬萬無不可行矣。姑俟積引盡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零。抑且每年單數又減鹽四萬二千四百二十八引矣。雖謂之減而又減可也。減至于此亦云極矣。雖餘鹽之銀淮南八錢淮北六錢。正引之價槩定五錢五分。如前所議。不因減鹽而少。但彼減單者欲減至十七萬引。減斤者欲減至十四萬三千一百五十餘引。然後滿其所願。恐江楚地方鹽少驟貴。而姦商坐邀月利。則于鹹政因而大損。未必不自此減鹽基之泥。彼期減十四萬有奇。而臣三減至十三萬有奇。倘就人情揆度事勢。蓋萬萬無不可行矣。姑俟積引盡疏。

其鹽與價復仍舊貫不可易也。或又謂彼減斤之說，其舊引止願行二單而足二單不過十七萬引卽尚除淮北在外亦何必行三十八萬九千六百四十引而後爲疏滯之法也耶如此則舊引合淮南北但行本數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引足矣不必割爲二分其鹽亦只照舊包五百七十斤可矣其每引加鹽一百四十二斤亦不必用如此則又減鹽四萬八千五百三十四引有零豈不于商情甚便乎曰不然祖制之廢久矣必積引早疏而後憲章全復上下均利。

如欲疏積以名銷之今小鹽之法每年行積引幾四十萬庶十年之間以定鉤之也若不用小引期十年不能盡銷必所行小引正舊者盡通新者不滯二商咸賴國計漸充倘如衆言之淆亂不爲據法而折衷苟利目前終無了日若依臣前議則價貫仍舊邀利旣厚况及早疏通十年之後每歲止行超掣正引而無滯壓積引不但永爲國利亦永爲諸商之利也又况此法以舊爲主舊引多行則沾新引之利者速而普舊引少行則前者有早收之息後者懷濡滯之嗟此尤不可不爲之慮者此審訂益斤之說也或謂鹽價旣減四錢而餘銀仍舊

里目錄上編  
兩淮鹽政編 采酌諸商上 平露堂

八錢、母乃非平乎。日近審商人之情，但得減鹽，不辭減價，如減斤之說，費本二兩零五分，卽減賣至二兩三錢，謂可獲息二錢五分。今但令以五錢五分買新引，比三錢五分多二錢，以八錢納餘銀，比七錢五分多五分，共多費本二錢五分，而鹽價賣二兩八錢，則比二兩三錢，更多五錢矣。此外加帶五分，每年須酌量割沒多少，并餘銀八錢，倘足六十五萬六千之數，則加帶卽在八錢之內可也。倘不足，卽再加銀五分，而十斤之鹽，亦不必加矣。彼謂賣價二兩三錢，可以

息二錢五分，今賣二兩八錢，卽又多去五分，尚可獲息四錢五分，此皆曲體商情，非以已意增減之者也。又淮南之商，謂南北一體，何餘益價銀在南七錢，在北五錢，今賣與水商，南則折本甚多，而北則獲利數倍，謂宜一例上納餘銀，不知此項分別南北，起自何時，大抵正餘之價，隨時加減，原無定額，如淮南餘鹽之價，近加徵至一兩四錢五分，苦極矣，此亦豈載在典制者乎？

鹽法議七

此一條論運司各官宜擇人

今鹽法所由廢壞。若窮源論之。皆行鹽法之官也。倘行鹽法之官。本清心以行儉政。彼商灶安有不奉法者。故國家所取于鹽課者有限。而鹽官所取于商賄者甚苛。自榜派下場。築包搭單。掣擊解捆。傾寶借庫。以至京掣。處處無非買囑。事事皆須侈費。所費愈侈。則取償愈巧。商弊愈滋。宦橐愈肥。而鹹政愈壞。可爲痛哭者此也。謹以運司用人急務。宜更始風勵之說。詳與主爵者商焉。今夫鹽課居國計之半。與民賦並重。司民賦者遷擢行取。一無所礙。獨奈何司鹽課者。

一。先權務便屬汚曹。春閒計吏。六運司之長。察處與擇議者六人。同副而下。又無論矣。此果苛求之耶。若以贓汙法論處。猶輕耳。是何長民者之多賢。而司權者之盡不肖耶。朝廷之事。禮教刑名。錢穀甲兵。事體雖別。責任則同。唐宋名臣。如程异。裴休。呂夷簡。范仲淹輩。無不起家轉運。表著勲庸。迺今時士夫一當錢穀之司。歎然若有所浼。而待之者亦曰某爲善士。勿以是累之。夫錢穀果能累人哉。方今邊儲匱竭。閭井

到木禁年而益政換然可觀則用入之効也銓司必以劣處之人。皆。苦。可。否。不。知其。何。心。也。

枵虛。財爲邦本。立政在人。正當選用英傑。責成綜理。

使官有遷轉之慕。人懷向進之思。亟圖收拾。猶虞其晚。况今各運司所領財賦。惟兩淮甲于天下。蓋課七十萬。蓋糧亦七十萬。共一百四十萬。爲九邊額餉。而歲修漕河。蓋河賑濟等銀二十萬。貿易場鹽四十萬。是皆經由運司各官之手。此其平準盈縮。關係宗社安危。奈何以汚濁視也。查近年諸運司遷除運使。有不以滋議知府。及豪華任子爲之者幾人耶。查同副分判。有不以物望輕微者遷之。及善營貲郎補之者幾人耶。年來運使至分司多官。除添註遷謫外。有能

以善狀聞。以資叙擢者。又幾人耶。是當遷補之始。已預枳其前進之途。人不爲名。則爲利。阿堵在前。劣處在後。如是而責之自拔難矣。今以兩淮運司言之。毋論僚屬場官六十餘員。具瞻攸係。卽本司吏書皂快諸役。數十百人。淮南北豪商姦灶。積牙狡僉。數千百人。積弊如海。千頭萬緒。莫可究詰。此非有剛介之操。練達之士。豈能于紛紜狡窟之中。而卓然料理之。當哉。往御史戴金請勅行吏部。今後兩淮運司員缺。或于名望知府。先舉擢用。或于各部郎中。越級超遷。則

朝廷待之者旣踰常格。而彼受之者益勵初心。僚佐有所視效。豪猾無所售姦。裕商足國。端不外此。卽近時條畫。亦屢有簡才望。隆體貌。優遷擢。諸議歷歷在案。臣以爲此官于係甚重。當兩淮運使員缺之時。銓除者深念朝廷二百萬錢糧。經由此地。稍破常格。加意簡用。宜如戴金越級超遷之議。蓋運使官階三品。本爲崇秩。但人情厭薄。匪朝伊夕。倘仍舊階。雖稱優以體貌。終不能行。莫若于陞轉之時。越級選授。如郎中有憲副俸者。卽超陞參政兼運使銜。以勸勵之。其

在外轉卽簡憲副有聲望者改陞參政兼運使銜。另加專勅一道。俾釐夙蠹疏理益法。庶官階旣異。耳目一新。體貌全照監司。展布自無撓阻。俟廉幹著聲。考有成蹟。查照三品陞遷。或晉京卿。或擢藩臬之長。亦有往例可更僕數者。倘不其然。而府縣得以憑陵。司道忌爲踰獵。事有掣肘之虞。官舞趨擢之望。自非患失乾沒。有不掉臂而去者鮮矣。此運使之當議者一也。以本司同副判官言之。朝廷建官設叅置伍。矧列繁署。詎有冗員。該司之事夥矣。其大者無如掣捆徵。

解掣摯多在秋冬難以刻期取齊委官多用別府佐

官爲不可任也既使之爲鹽官而又有別委他官則

運司而委府佐縣正者以運司之

貳縣正動淹數旬離局廢職且天池一泓之水盤剝

千艘已掣之空船苦于重圍而不得出未掣之重船

運司誠贅疏矣何不高共選而重責之使名實相副耶

急于抵岸而不得入前官到所則責後單之越次而驅之下後官到所則憤前單之軋已而爭之先彼此競掣往往成嫌何若于佐貳之中簡用一人專駐解捆廳以司掣務不論何單蓋船亦不拘多寡隻數但一到所隨報隨掣則不惟河道常通而無壅塞之苦抑且易于檢察而弭夾帶之姦况冠紳無越益之思

共事泯囂凌之氣計莫便焉顧豈可令碌碌者處之耶又徵解一節有多索脣頭之弊有通同鑽鉛之弊

有輕減成色之弊每解正額三十萬兩每錠五十兩

零五錢今到太倉率皆輕減尅削甚多盡屬浮沉祇

盈谿壑國儲冒其名實邊士怨入骨髓且消乏借庫

尤多受賄從未比徵聽其展轉支吾迨至解期迫促

仍復借庫今解又借十萬矣借日益增庫日益減不知何所底止此又豈可令碌碌者任之耶該司事務

既屬叢遷各官佐理宜簡才賢用今之道無變今之

俗而能奏成效者鮮矣。此本司同副各官之當議者二也。以三分司運判言之。淮南二十五塲。綿亘八百六十餘里。淮北五塲。綿亘四百有五里。三十塲輿地廓遠。幾當三大郡。而以三運判總理之。其間查理草蕩修舉倉廩。催徵鹽課。則有督儲之責。整飭兵備。操練灶勇。防禦盜盜。則有清軍之責。修明保甲。譏察姦細。禁遏私販。則有緝捕之責。照丁撥夫。修濬鹽河。疏通漕運。則有水利之責。督察場官。刷刷吏弊。問理詞訟。清查盤徵。禁伏暴納。摘發隱蠹。則有明刑之責。此

其事體繁重。雖領以後才。猶懼不勝。乃以費郎任子及官箴已玷者處之。欲令不猫鼠商灶。蠅狗猶逐庸可冀乎。此三分司運判之當議者三也。先年吏部三

原王尚書。因見各運司政弊叢多。題准以二甲進士選副使。三甲選判官。及雜以考選前列舉人銓補。三年查有成績。曾經薦舉。或節年考語俱優者。副使比

照。知州推陞。各部員外郎。判官比照。知縣推陞。各部主事。一時人皆自奮。各運司稱爲得人。今此例之不行久矣。雖有欲策勵之人。而未蒙異常之擢。則亦終

歸于不振。又都御史龐尚鵬疏請慎選監官一欵、惓惓于運使之缺。固當慎重注授其同知運副判官。悉于正途內擇其敏達廉正者。酌議選除。通行申飭。久任超遷責成。其有不稱者。卽爲官擇人。早爲更置。不得以貲郎任子廁溷其間。此兩議者。非有更張。難爲破格。且如兵馬司從來不用正途。自近日題用。遂有以能官陞部者。卽臣部諸稅關額課多者五六萬。少不過一二萬。猶必擇才而使。深虞隕墜。豈以兩淮運司二百餘萬錢糧出產之地。欲令會計盈縮。平準貿易。使下不失商灶之心。上不以邊儲之備所關係。何如其重也。而乃沿習近例。盡墮鄙劣。興言至此。能無掉心伏乞。陛下垂察安危大機。勅行吏部選用。運司官員。運使官必如御史戴金越級超遷之議。運同以甲科廉正有望者遷之。運副運判用二三甲進士及考選前列舉人授之。俟有成績。陞擢超等。運使卽內轉。或准藩臬之長。運同陞司道善郡。運副判陞部屬。如聲實卓異。仍照例行取。以風髦俊。如此庶入心。激勸不自汙浸。蓋政中興捨是別無他策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六

徐孚遠閻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蔡 機季直參閱

兩淮鹽政編

議

袁世振

鹽法議八 此一條論禁私鹽之法

唐至中葉諸鹽場多爲藩鎮所據劉晏料運鹽法祇用兩淮一運司之地其初至也鹽利歲纏四十萬緡

其後乃至六百餘萬緡。宮闈服御、軍國饋餉、百官祿俸皆仰給焉。說者謂三代之取民也、貢賦而已。山海之利、乃天地所生以利民。有四海之大者、租賦遍天下、欲資國用、利亦多端。胡區區于一鹽立法以專之、盡利以取之、如宴之爲。自非剝削灶戶、折閱商賈、何以得鹽利如此之多。豈天地生物養民之意哉。吁。此文學言耳。漢文學願罷鹽鐵官、無與民爭利。桑弘羊我朝邊儲專倚鹽策乃是弘羊之餘利也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置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夫世儒輒斥弘羊。

似此數言、千古不易。蓋天地之利、田疇山澤各居其半。元勰謂聖人歛山澤之貨、正所以寬田疇之賦。若盡弛鹽禁以予民、必倍加民賦而後可。後世民賦之徵已倍于古。若復不以鹽法佐之、民無類矣。且夫弛鹽禁、果爲民利乎。立法流布、尚慮爭馳。若無經制、豪奪競起、賊民擅煮海之利。閭井無息肩之期、故與其捐之以養禍亂。孰若取之以寬民力。然古今以來、惟宴取鹽利。能若彼之多者、豈真掊克商灶。如世儒所云哉。夫商灶利害與國家共之者也。商灶不足、國孰

與足。欲利國而先害及于商灶。拙亦甚矣。此後世淺計所不爲。而謂宴爲之乎。夫宴善操利權者也。要不過嚴爲厲禁。使私販屏絕。故商灶之鹽。無不盡疏。歲課之入。無不盡利。真所謂國家大業也。如今日兩淮鹽法。纔行五分之一。而私販實奪其五分之四。倘能盡取以佐國計。其所得豈獨少于宴哉。故今雖設法爲三商疏壅。而私禁不嚴。壅終不可疏。而鹹政終難與理耳。然則何以嚴之。統其要領。惟有二端。一則申明鹽法。以信考成。一則申飭嚴禁。以重專責而已。今

之談鹹政者。孰不云禁私販爲首務。顧人皆知私販之害官鹽。官鹽所以不行。而不知行官鹽者之縱。私販所以愈熾耳。凡今天下號稱良有司者。皆以盜爲害民。故窮法捕緝。則有盜不入境者矣。又皆以私鹽爲利民。故廢法弛禁。有私鹽不入其境者誰乎。彼非盡沽是愛民之名也。國計遠而民情近。圖其近者。則忘其遠者。此皆爲行鹽地方。有司官言也。故不暇爲軍民捍衛計。長久而但以商民貧富分彼此。曰。吾不爲商。但爲民耳。於是官望愈清。

則束商愈急。或不令官鹽入境。或不消官引一張。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故意減值。或輒加審楚。或參疏將出。而託申鹽無撥到。或追繳目引。而不顧窮商貲本。或議包課數十金。而虧正課千百。或捕緝大夥有証。而以詐騙反坐。或開廠以停私鹽。或虛比以了故事。雖近立鹽法考成。何曾妨其陞滿。而鹽法道臣見其官望之卓然。且迎而相許。安能出一語詰問耶。大抵鹽法二字。從來未講。一行作吏。率皆惘然。即其視巡鹽御史。若駢母耳。而巡鹽之蒞之也。亦多行直指激揚事。查盤訪拏。鮮究鹽蠹。復命舉劾。不據銷引。所從來非一日矣。欲救此弊。所賴巡鹽按臣。一蒞任時。即將鹽法始終申明。昭揭遍示。按屬行鹽地方。謂祖宗監于前代。設立鹽法。非爲商賈益富計也。從來立國。足食足兵。兵出力以衛民。民饋食以養兵。今日民力竭矣。國初猶有屯田可贍邊旅。自屯田湮沒。全賴鹽課與民賦共歲入四百萬。盡以餉邊。猶不免脫巾之患。當此時而欲弛鹽禁。是重厲民也。故鹽法與民賦平分。國課則銷鹽引與徵民賦兼重。考成今民賦之考成舉矣。而鹽法考成。尚未盡行。自是申明以後。各按屬府州縣。

救此弊。所賴巡鹽按臣。一蒞任時。即將鹽法始終申明。昭揭遍示。按屬行鹽地方。謂祖宗監于前代。設立鹽法。非爲商賈益富計也。從來立國。足食足兵。兵出力以衛民。民饋食以養兵。今日民力竭矣。國初猶有屯田可贍邊旅。自屯田湮沒。全賴鹽課與民賦共歲入四百萬。盡以餉邊。猶不免脫巾之患。當此時而欲弛鹽禁。是重厲民也。故鹽法與民賦平分。國課則銷鹽引與徵民賦兼重。考成今民賦之考成舉矣。而鹽法考成。尚未盡行。自是申明以後。各按屬府州縣。

有司官務要一體商民毋分秦越。凡已前阻商虧課堅執成心。自今更始。毋蹈前轍。查得條例一款。久經准行事例。各省府州縣掌印官派賣引鹽。如一萬引繳到不及六千六百六十引。一千引不及六百六十引。三百引不及二百引。徑自提問。一萬引繳到不及三千三百三十引。一千不及三百三十引。三百引不及一百引。參問降調。一引不繳。即係縱容私販。阻滯官鹽坐以罷軟罷黜。如果引目盡銷。以賢能論。巡鹽御史查該旌擢參問者。具奏施行。又一欵。各省地方

郡縣遼邈。獨以鹽法道一人兼督。勢難必行。查得各府皆有守巡各道。分駐一方。就令將部內州縣各從近地方管。各府州縣設立循環文簿。每季開商人運到鹽引若干。如商人不到。有何緣由。明開以便查議。每季終。將原簿并截角文引。齎送各該道驗其引。分別功罪。其完及幾分。遵照先題事理。上半年於六月終。下半年于十二月終。聽巡鹽御史將原簿查取。叅酌具題勸懲。若守巡坐視遷延。漫無甄別者。一體叅究等因。各鹽法守巡。及該坐道。如遇各商投到水

程驗明之日，即照口岸文冊，速發各府各州縣掌印官，即具由徑報巡鹽御史，稱于某年月日蒙某道府派發商鹽若干已到，遵照督賣。如此遞報，則商人無所宛轉，而盜賣之弊自絕。日後繳引不及數各府州縣，亦難以商人未到爲詞矣。如該地方有勢家僕隸，願指惡黨，盜到則恐嚇商人，不令發賣，希圖日久賤收自賣，敢有如此。明係阻撓各官，即時懲究，照依時價督令地方承買，尤見本官不撓權貴力量，巡鹽御史宜行亟錄俟半年後，該道將賣過引鹽，查覈完欠。

分數春秋二季呈報鹽院，以憑叅酌舉劾，該道與有相成之義，未可謂條例中一體叅究，爲虛文也。其餘各運司照此通行，如此，則鹽法大明于天下。人人知與民賦同科，鹽政考成于本部，人人知與逋賦同罰。又何患私鹽不緝，而官引不銷也耶？夫治法生于治人，地方各官人人知重鹽法，則捕緝私鹽，自有百方。譬如捕盜，豈有成法？似乎申飭鹽禁，亦可以無事矣。今欲申嚴私禁，事雖詳備，乃要旨所在，亦惟謹防其源，而重其責于鹽法道臣而已。蓋私鹽亦多端矣，顧

要之不越三種。其自兩淮出者。有夾帶之私鹽。有興廣之私鹽。其蔓延于兩淮行鹽地方者。則有浙福川處所謂作姦之源也。治其源則易爲力。截其流則難爲功。如夾帶之私鹽。旣已出場矣。則掣擊一關。固其甚要者。邇來大鹽旣絕。雖無一引。帶五六千斤。如曩日姦商所爲。然據去歲鹽法道書冊中。尚有商人員耀二百一十六引。每引多八十三斤。又三百一十二引。每引多七十五斤。共多鹽四萬九千九百二十八斤。

類筭可作正鹽八十七引。有奇。即一引以例一千。萬引。即一商以例千萬商。積弊相沿。固難頓改。委掣之官。向多鑽營。本其來意。祇圖膏潤事權到手。輕重任情。今欲痛革此弊。須簡委添註甲科官。專駐解捆廳及河北所。矢公掣摯。庶釐夙蠹。且令萬商歲省賄掣數萬金。安心遵憲。毋致犯科。誠今日所亟爲振刷者。但與其摘發于旣掣之後。曷若預防杜于未掣之前。蓋商人執引下場支鹽。必驗以場官。此爲舊例。近各支鹽。絕不將引目投場司。徑與廠夫指引任意築買。

大包場官全不與知。即分司官亦不與聞。則官可無設矣。此後各商支鹽。先將引目赴場官處投驗。場官遵例。置立循環文簿。填寫到場日期。查明引數。登填至出場日。亦赴場官登簿。印打新戳。查明無弊。呈報分司。庶前途橋壩方作官鹽。如有不然。至掣所查出弊鹽。則商人以夾帶坐罪。厥夫以窩固抵法。灶戶以私賣懲姦。場官以扶同擬罰。而該分司官亦逐次紀過。重則叅論。如此則正本清源。爲力較易。此所謂防未然之源者也。如興販之私鹽。在兩淮稽察防禦之

法。未嘗不周且密矣。淮北則有草灣磨港赤岸清河等八關。淮南則有三江大河周橋瓜儀等諸營。并白塔宜陵海堰狼山等處巡司。而府州縣衛所又各設有捕鹽員役。宜乎私鹽絕跡矣。然亡命之夫千百爲群。湖海之雄。五合六聚。殺傷官捕。而未有已也。總由淮南江河四達。淮北平原千里。土輿遼曠。水陸浩渙。向來法制懈弛。禦遏無策。以故巡兵虛設。反爲私盜護送資也。宜叅酌各場灶勇。與水陸營兵。各衛軍快名數于凡要害地方。連營分布。互相犄角。每營以三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人爲率。擇一哨長統之。編次甲乙。如乙營獲功。則甲營治罪。癸營獲功。則九營皆罪。每營僅隔二三里。務使聲援相及。營卒更番。半遊奕而半居守。則聲勢壯而紀律嚴。誰復肯以鎗銖蹈重罪者。蓋嘗計之。兩邑相距大都百餘里。而水陸要津不過五六處。悉兵勇充邏卒。毋慮人不足也。有功必賞。有罪必懲。毋慮氣不奮也。雖然。此亦截流法耳。若窮源治之。凡私販之鹽皆自場出。彼其買場鹽也。朝貿而夕即可售。售必倍。則不難增價以鉗灶。及其賣鹽也。朝售而夕復

可貿。貿必倍。則不難減價以速化。增價鉗灶。則姦灶不樂售。商而樂售于私。以故火鹽之價日騰而商困。減價速化。則民間不樂食官鹽。而樂食私鹽。以故水商之利日薄。而商益困。此私賣之多。爲害不小。况復有窩匪之家。預儲以待。而接濟以往。安得不縱橫水陸。私鹽遍地也。然私賣必由私煎。待其煎而後禁其賣。抑未矣。查淮志所載。都御史藍章奏設團煎之法。每一場分幾團。一團分幾戶。輪流煎辦。以納丁鹽。此外多煎之數。名曰勤灶。許賣商人湊補掣摺。但不在

本場煎辦者。即是私鹽。就便拿問。奈何近年以來。豪  
灶有私立十數灶者。七八灶者。私煎私販。各無忌憚。  
合無今後但有不在圍分煎辦。私立灶者。就便拿問。  
從重照例問遣。如此行之。私鹽有不屏跡者否矣。此  
所謂防興販之源者也。此兩者皆就出產處嚴杜其  
源。若浙福川廣之私鹽。皆如此塞源固善。但已蔓延  
于兩淮行鹽地方。則又當自從來之處。論塞源之法。  
如江西廣鹽由峽江而下。流入新喻新淦清江豐城。  
併侵入上高高安等處。此峽江爲之弊源也。福鹽以

五福杉關南城瀘溪等爲弊源。而侵占建昌一府併  
侵入崇仁東鄉等縣。浙鹽以安仁德興浮梁爲弊源。  
而流入鄱陽餘干萬年等縣。至于糧船座船及貨船  
滷水蝦醬等船。夾帶私鹽。則又由湖口而達吳城柘  
林謝埠撫城等處。此源不杜。塗何以行。湖廣私鹽。比  
江西較少。惟川鹽自夷陵以下。乃楚蜀咽喉。原設有  
牛口南遷南津三關。特置巡司把總。兵快哨船巡緝。  
又置橫江鐵索。以遏其舟。所謂扼其吭而塞其源者。  
法亦密矣。若句容高淳溧陽溧水諸縣食鹽。過石拍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湖出烏鵲橋。越販太安鹽池等府。以致四府原額目減。靈虹姦商告買老引鹽。卸賣鳳陽十八州縣而鳳陽二府正鹽俱壅。官課難銷。職此之由。各省直行鹽正官。宜于各私鹽從入處所。嚴督巡役。着實緝捕。此所謂防各省直私販之源者也。誠能如此。截流防源。私鹽庶乎可禁矣。

鹽法議九

此一條議復淮揚二府食鹽舊額

我朝典制行鹽各有定額。率由稍愆。即至不可收拾。隆萬之間。理鹽法者。莫不以龐尚鵬爲稱首。然多務

權宜而違。祖制雖暫疏于一時。終起釁于覩日。其

他如套搭抵驗。內商宿怨。厚增引價。邊商見德。德怨不同。總爲壅滯之凶。茲且無暇深論。姑以淮揚二府

食鹽論之。淮安府額該行鹽三萬六千餘引。揚州府額該行鹽三萬引。此祖制也。舊例俱係各州縣僉

報鋪戶。在于儀淮二所架下分買。掣過單鹽裝赴本

州縣拆賣。隆慶二年。該總理鹽法都御史龐尚鵬。因據鋪戶訴稱官鹽價貴。私鹽價賤。小民圖便。買食鋪戶。累併不堪。遂將二府額鹽題請改派湖廣江西并

直隸廬鳳池太等府帶賣訖。夫官鹽價貴。累併鋪戶。此敝在行法者。非敝在法也。稍一變而通之。自當疏理。顧盡將二府額鹽不行一引。毋乃懲噎而廢食乎。是淮揚之廢舊額。盡食私鹽。非法制也。自尚鵬始也。至隆慶六年。巡鹽御史張守約。慮民間盡食私鹽。殊非法紀。于揚州府派鹽五千引。淮安府派鹽三千引。僉報舖戶。盡支場鹽。然稽掣未嚴。多捆滋弊。自是以後。更改不常。或支場鹽。或抽單鹽。每府減爲一千餘引。而仍一引不行。或兩府復八千引之舊。而民間稱便。

夫以兩府之地。幅員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每府止行一千餘引。非法也。即兩府共行八千引。亦非法也。獨以迫近海場。私鹽遍地。禁絕之法。稍與外省不同。豈可將典制額鹽弁髦廢之。從來鹽臣條議此事。疏頗繁多。惟萬曆十三年。蔡時鴻鹽法漸弊之疏。內議食鹽一款。甚得變通之宜。可以行官鹽。復祖制。近時鹽臣多采用之。即兩府小民。亦人人願食官鹽。思用時鴻之策。而無如時套拘牽。捕役勒害也。何也。時鴻疏中。大畧謂兩府地廣民稠。盡食私鹽非法。但令舖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戶買架下單鹽。其價既高，而私鹽價賤，貿易不行。於是鋪戶有破產以包賠者，蓋商賈爲利而來，必不可抑之使減價以賣。閭閻擇價而食，亦不能強之使增價以買。不得已而令其虧賠者，惟有鋪戶而已。每一僉報，百弊叢生。富豪勢要接踵而請託，姦書猾吏，假手而脫漏，至留以應役者，皆中下孤弱之戶，每鹽一引，賠銀一兩有餘。故歷年以來，每州縣派引百餘者，只買三四引，三四百引者，只買十餘引，徒有賣引鹽之名，而無消積引之實。乃以滋鋪戶之擾，益私販之。

利長捕役之姦。臣旦夕計慮，無如一轉移之間，使淮揚之民，舍守支之重值者，而盡食出場之少費者，最爲合乎人情，便于事體。於是詳立規則，備行各屬僉報鋪戶。先令備完價銀，前赴運司買引，親自下場關支，裝運出場，不必隨單赴掣，即令放橋壩委官總掣其事。亦如掣鹽之法，一體秤驗。凡遇鋪戶納完餘銀，驗有庫收，方與掣放，納完割沒。方准開行，仍于每引量加斤數，使其所賣足償所費。此時鴨二府食鹽之議，臣部爲之覆奉。欽依者，即旬溧四縣食鹽舊買

儀真架下單鹽，價高不行，盡食浙鹽，致虧淮課時，開亦爲比照淮揚事例，加斤減值，刊立規則，迄今遵行。惟淮揚二府紛更不齊，常致扞格，今竟不銷官引一張，豈以數千里大郡廢法若此？任鹹政者固不能辭其責，而攤官引于各省直使私販縱橫，則龐都御史實作之俑也。自龐尚鵬攤撤之後，或稱行八千引，或稱行三四千引，其實一引未之能行，則今欲驟增多引，彼奸宄之徒，不曰議復于舊額，反謂創始于新增，合宜開列款目，條析請旨，以便遵守。一曰酌引數。

夫鹽何爲而稱法也？凡事予之以法，即不徇乎人情，而無有不玩。若尚鵬攤淮揚之引，即予之以非法矣，則數萬固不能行，即數千亦不能行，又何怪其然者？今欲嚴禁私販，改行官引，大修鹽政，則二府雖近鹽場，亦豈鹽法不通之地？如句溧四縣雖近浙鹽，處置得宜，官鹽常通。今照四縣之法，修明二府鹽政，決無不可以復舊額者。遵照舊額，淮安府行三萬六千引，揚州府行三萬引，共六萬六千引，使其調劑有方，振刷得體，如彼句溧四縣私鹽自無不革，官引自無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若必假以寬政、徇以時情、雖欲行一引不能矣。一  
曰議買引從來二府與江南四縣之鹽惟利于食鹽、  
而不利于單鹽。但地方各官慮食鹽在單鹽之外、別  
買引目則食課在單課之外、別有徵解是以單鹽食  
鹽沿革不常。今議別無徵解、第一意調停食鹽、令其  
常行無弊。本部決無加徵之理、惟是買引一節、未容  
紊亂。蓋每年額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既于正  
行見引中用之矣。其附疏積引、又各買有邊引、或見  
買圃戶之引矣。今淮揚二府新行六萬六千引、買于

何處、惟彼圃戶所積邊引甚多。該運司旣已查明刊  
冊次序發賣、每年先儘內商未買邊引者買之。次令  
灌揚二府買六萬六千餘引、則又銷積滯之一端矣。  
凡圃戶引價、一以四錢爲率、不必如邊引五錢五分  
也。其江南句溧六縣食鹽之引、查鹽法事宜中、已在  
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內照舊買新引、赴場支鹽、  
無容別議。二曰議餘銀該道謂江南六縣食鹽四萬  
二千四百二十八引、每引納餘銀七錢、其該銀二萬  
九千六百九十九兩、有零例不解京、專貯司庫以備歲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買倉鈔之用、及查事宜規則、大縣食鹽之引、原在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額數內、則此引宜買邊商新  
引此引餘銀、宜奏六十萬正數解京、庶乎額引之外、  
不另多增四萬餘引、正鹽之內、又可減行四萬餘引  
之鹽、亦恤內商之一大端也、惟淮揚二府、新行六萬  
餘引、其引既不在額引之內、則其餘銀不必例解、如  
令例解、是加增于六十萬外矣、據道臣謂餘銀引價  
比之單鹽、俱減三分之二、夫見引之價八錢五分、今  
減至四錢、不止三分之二、則引價輕矣、淮南餘銀七

錢、今議減去一錢、以六錢爲準、合正餘鹽價不過一  
兩、而鹽包斤重、則比照句溧四縣、酌地遠近、爲增多  
少、其賣鹽之價、務與私鹽相等、毋致偏重毫釐、使奸  
販因而攬奪、酌量每包減值、以賣得價幾何、備值以  
買、爲費幾何、務令有利息、而無虧賠、又嚴禁勢豪之  
占窩、痛祛市棍之挾害、則正引決無不疏、餘銀決無  
拖欠者、此項餘銀、却聽專貯司庫、以備買倉鈔之用。  
邊商一到、速給回邊、即復追完內商引價、補足司庫、  
循環不絕、以甦邊困、此長久之策也、一曰華功蹟今

國立圖書館 中央 LIBRARY, TAIWAN, R.O.C.

淮揚二府各州縣不食官鹽而盡食功蹟鹽。夫功蹟耶私鹽之別名也。其爲鹽政大蠹有萬萬不可復行者。蓋所謂功蹟者。自其屢獲私鹽足鹽斤起數者言也。然必大行官鹽而後可辨其孰爲官。孰爲私。摘發其私者擒拿入官方可謂之功蹟。若不行官鹽而曰本縣盡食功蹟鹽。不知功蹟從何得來。此尤與于私鹽之甚者。既在捕役爲功之首必在小民爲怨之叢罪之魁。今盡裁革功蹟名色。悉令各州縣買賣官鹽。計口授食庶人人知朝廷不棄此兩郡于法外。大

國立圖書館 NATIONA LIBRARY, TAIWAN, R.O.C.  
小均安共食官鹽誰復催捕兵嚇詐荼毒之苦且煙有剩鹽盡得售于官商何致積而不散甘心私販私賣自取敗亡之禍者故革功蹟行官鹽爲利大矣一曰嚴稽掣往御史張守約懲私鹽之非法議令僉報舖戶領引下場關支食鹽法非不善但稽掣之法未備遂至多捆大包重復影射無所止極况又追收之令不嚴復使拖欠引價侵沒餘銀終難徵完於是後之人以食鹽爲戒復行單鹽單鹽之價買之則倍于場鹽賣之則六七倍于私鹽私鹽必不可禁而實